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固　漢書四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絶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胡郎反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奢之子也戰死於長平宗族縣是分散師古曰縣讀與由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師古曰帥所類反字或作師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

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爲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爲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是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

馬象龍此馬曰象龍也劉

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令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指爲逆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師古曰比必寐反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遂音徑也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爲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

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示將衆數千人畔師古曰酋才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爲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三姐亭種反師古曰三所廉反又先廉反姐音緊今西羌尚有此姓而三音先冉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主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庭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奉世曰羌

虜近在音內背畔師古曰境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
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
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
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
折傷再三發輒如淳曰輒推也推南方兵內郡輒車而餉音而隴反則曠日煩費威
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
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
兵利爲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胥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
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
守之且足奉世曰一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師古
曰耗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擇夷狄皆有輕
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能首爲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
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
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
音胡卧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
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
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爲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
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
屯爲名師古曰目云領兵屯田不言計時與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
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與屬爲右軍屯白石護

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陂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板反降下江反阪普何反）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曰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舊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爲畔敵也）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合於士卒又不能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也）非爲擊也（師古曰助其守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

劉德曰辱音辱羌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弩者也穀工豆反絫力追反辱乃穀反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閒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艾也創初向反艾讀曰乂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

帝時爲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爲大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爲左將軍而千秋爲右將軍後亦爲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爲契約）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

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自著爲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世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爲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後立參至大官師古曰參千旬反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

承相魏相相以爲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祁趙都師古曰都殺祁人而爲掾也殺丁活反又丁外反祁音許羈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弟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

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
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
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
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縣下第
而用譚（師古曰縣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
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
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
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爲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
薦言野王行能篙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
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
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
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
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顓權不可任用薦野
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
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
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
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家

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白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解）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弃也假謂假託決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音才戈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擊茂林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

十餘卒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音寧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吐戴反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魚曾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工衡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皃音荀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音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以數病徙爲寢中郎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優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爲農都尉病免官復爲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爲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

曰見廢謂不得爲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
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
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
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
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
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承相翟方進亦甚重焉
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
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
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

者也師古曰下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
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
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
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
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
姊弟不敢自悼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
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靜之德審
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皃履方踐方直之
道也鞠居六反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

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爲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爲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爲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傅作焉刺幽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弁音盤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之詩也隕墜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經曰忍之憂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班固　漢書八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倢伃生淮陽憲王欽衛倢伃生楚孝王囂師古曰囂音敖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宇戎倢伃生中山哀王竟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爲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愼者迺立長陵王倢伃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倢伃寖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
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健仔與憲王然用太子
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
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以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
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
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
憲王之國時張健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
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
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

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
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爲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
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爲
詔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庭無賢臣災變數見
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柰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皃也恬音大兼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
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望
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

共爲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概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見也自言見駟生問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問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世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弃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與王也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雖亦不

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燿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曰始爲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爲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詔下上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憯痛也一曰知詔策何所出也憯音子感反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宓伯也皆孔子弟子論語稱臧武仲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仲言語

武仲也名統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爲三也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卞莊子之勇師古曰卞莊子古之勇士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柰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註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譎惑王師古曰譎古詭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不善之事從博起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猶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猶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曲令駿曉告於王也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言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言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爲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爲諸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

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過宵人毋作睢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絜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弃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

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縯嗣孟康曰縯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囂甘露二年立爲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孅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喜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勗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言褒賞有德以明其善行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以庶與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明年囂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爲思王二十一年薨

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爲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謚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爲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爲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爲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猾交通好犯法上以至親貴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頻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師古曰蟜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師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或乃所以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

未納師古曰謂嫌深其意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嬌諭王朕意師古曰為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繼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師古曰驁讀與傲同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弃之耳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師古曰貰猶緩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斬慟惟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接於耆欲師古曰耆讀曰

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去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讀曰導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執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改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與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

下指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朐臑故親幸後跡遠服虔曰朐音劬臑音奴滿反又音奴皐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朐臑爲家人子師古曰斥其佚佗埽除永巷數笞擊之朐臑私跡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朐臑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元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

如故師古曰復音扶晨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頓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為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為閡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也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冢在無盐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爲瓠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救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爲瓠形似瓠耳晉說是也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讀曰黃倍草也音步賄反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黃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

詛祝上（如淳曰詛恭正姓之）為雲求為太子雲又與知災異者
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
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自詔廢徙房陵雲自
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
帝政（師古曰改其所為也）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
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
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
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
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
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
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
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
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
藝習知音聲上奇異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
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
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太宗後不得顧

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爲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爲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爲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爲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位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爲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衎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其子嗣而平絕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爲箕子未諱衎也今此傳云子衎嗣蓋史家追書之也）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爲平帝大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爲天子也徧即古遍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人貧人敗

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班固　漢書八十一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爲人作役而受顧也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出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說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匡語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大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

之令所以止爲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大子大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聞名休美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印望師古曰印讀曰仰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與言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人子人則以背毛爲裘而弃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裘於既反古人病其若此故里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

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行之也歙音合翕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大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比年大赦師古曰比頻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爲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縱讀曰辟綱紀失序跡者踰內師古曰跡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楨

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忮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忮音之豉反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夏愛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汝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大叔也狃狎也汝亦大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狎爲之恐傷汝也襢音但裼音錫字並從衣將千羊反狃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故舜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死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畜讀曰蓄大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大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脩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效死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子不

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樂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豳州是其地也言化大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曰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

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反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晻謂日蝕也師古曰晻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

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大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太平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

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寵踰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

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本言脩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以君子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寬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頻寐反）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爲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

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閫同謂門橛也音苦本反）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師古曰隃與踰同）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古先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義傅經以對（師古曰傅讀曰附附依也）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

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疚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者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五教反臣衡杅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

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
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
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蓋欽
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嚴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
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
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抑之詩諸侯正月

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
讀曰示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
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
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
靜之節使君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以立基楨天
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
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
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
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
并及當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

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著明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燭也師古曰燭照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疑優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妄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尉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昌謀篡昌師古曰與平聲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音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郡鄉本由提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莫客反

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眞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爲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願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願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曰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爲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爲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

多爲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晉灌酌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觀時從旁之喜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其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大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故官師古曰寢謂不下也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

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弟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

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于卧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師古曰一巵之肉一巵行

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爲得宜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爲冢塋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壇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尔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

敬厚禹禹母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寢卧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大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大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

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齋露著（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大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弟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不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

從張氏餘家寖微師古曰寖漸也寖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爲譜諜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大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大守霸亦治尚書事大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爲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埶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

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臣衡舉光方正爲
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縣也音貢
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
行風俗師古曰行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意由是知名是
時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
以久次補諸侯大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
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
尚書令師古曰先爲僕射後爲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愼未嘗有過
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
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
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如
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
草稾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
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中心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
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
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默不
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
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黨爰養游說有求

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埶然也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學官早成不須黨援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胡浪反而王祖母傅大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殷庚殷之及王爲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必寐反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大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中當也光父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止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

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解免也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襄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襄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拜日辭於策也上

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襄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大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

師古曰復讀曰覆傅大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頃之大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大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大后皆此類也又傅大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也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大后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猗於奇反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大后指師古曰重直用反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

（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爲害）是君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位非其人是爲空官亂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也）於虞（師古曰於讀曰烏虞讀曰呼）君其上永相博山侯印綬罷能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首尾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大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師古曰閱猶歷也）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大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曰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著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著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大

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眺側匿孟康曰眺行疾也側匿行遲也師古曰眺吐了反其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沴惡氣也音戾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也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左與王者師古曰左讀曰佐佐助也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見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諶誠

也諶辭至誠之辭也集音匪諶上林反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
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
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
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
曰臣以朽材前所歷位典天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
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
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載老也
讀與耋同今書本有作戴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師古曰稱副也

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
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
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爲東平大
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
獄死師古曰王莽加也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
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
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
賢誣愬大臣令俊乂者久失其位師古曰乂讀曰乂嘉傾覆
巧僞挾姦以罔上宗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師古
曰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卑千秋傳

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大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寵黠王氏故大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大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大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言之稾草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厓眥莫不誅傷（師古曰厓音崖眥音漬厓又五懈反眥又仕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恭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爲大師而莽爲大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大后詔曰大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師古曰艾讀曰乂）書曰無遺耇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大師毋朝十日一賜餐食賜大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爲大師省

中坐置几大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于弟官屬蜀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大傅大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白大后使九卿策贈以大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大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來輿轀輬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轀輬車及副各一乘也轀輬解具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頭過迺止也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疾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絜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大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師薨宮復代光爲大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大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大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大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辟讀曰僻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

曰洒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宮府疊復食國邑願上大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爲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大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弟王莽篡位以宮爲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師古曰方領逢掖之衣也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於問反藉才夜反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普耕反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文南本參定　子參定

用舊說再依別題其實

康定二年用新本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班固　漢書八十二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從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鉅依反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

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佑助也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跡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人九反躪音藺老弱號呼師古曰呼火故反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僞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直用反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言不爲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其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肜爲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

問（如淳曰部屬猶老次老次其屬令治之）鳳以曉商（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師古曰且勿接問也）商不聽音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重直用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一向以匡章下朝者劉向以匡也王嘉傳亦有下朝者劉向以匡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胡稼反）曰宮禍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音忠欲所行必果之）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頻妙反又匹妙反）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師古曰懟直類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師古曰迕逆也）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

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辟左之道謂不正誣罔誖大臣節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也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繼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然憂師古曰卒終也怵古惕字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

獻妻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疑臣自語非傳者之失 劉

貢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埶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

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嘉以厚刑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衺也辟讀曰僻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閉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表示重商知臣言多險制曰勿治

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
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
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
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音以法誅
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
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
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
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於綺反語在史良娣傳
及宣帝即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

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
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
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
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黃金罷就弟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
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
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
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
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
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

音樂（子孟康曰留意於音樂）或置鼗鼓殿下（師古曰鼗奉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師古曰猛軒闌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頹擿持益反一曰擿砸也音丁歷反砸丁回反）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白呈太子是也若廼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蕭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咲（師古曰咲古笑字）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之欲反）罪廼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廼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漸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

曰不知計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青蒲席用蘸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爲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揺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爲也丹即却頓首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寖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唏許既反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

爲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疎誕無檢也）然心甘苦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

謚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傅大后從父弟也）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

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日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

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鉅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廼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院之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傳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

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弃教令賤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師古曰愨謹也音口

角反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傅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邛成侯及商鳳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埶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

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導傳讀曰附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内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賛引之以喻丹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班固　漢書八十三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貢郯音談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琅邪太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下更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以宣自從也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遷也樂音洛浪音郎幽州刺史舉茂才為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所舉也宛於元反句音劬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

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仄弗皇暇食宣引比言也仄古側字也佚與逸同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爲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與讀曰豫豫干也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郎到反來郎代反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塞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塞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候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繇是知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

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負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負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露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即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吏爲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宣書記相當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讀曰謫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古曰言斂取錢財以供給興造非法之用賈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讀曰價登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故使掾平鐫令如淳曰平鐫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

王常爲光武鑄說其將帥此爲徐以微言鑄鑿遣之也師古曰平揆之名鑄謂琢鑿也鑄子全反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季路之言也列次也言自審己之力用而就官力不能則退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游守令職游得檄示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換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免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卿之鄉族者謂家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義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准聖人爲能體備之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垂拱無爲而受縣之成功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曜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嘗罰罰用法平恕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愛之再宿獄掾實不

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師古曰以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夕、夏至之日休吏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矣相樂應劭曰以壺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矢字象壺矢因壺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矢謂一爲投矢耳天古笑字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宜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省所領反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張職辦師古曰共讀曰供居用反張竹亮反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虞書皐陶謨言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隳斁王功不

興師古曰墮毀也敷壞也墮火規反敷丁固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
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當丁浪反出守臨
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
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
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
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
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當試之以事宣考績功
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
之辠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
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
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
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當黑游說之
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
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
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
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
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
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

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群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大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朕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穀不成一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

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爲郡師古曰鬲與隔同幾鉅依反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師古曰並步浪反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縣君焉師古曰謾誣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縣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嫚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懈嫚與慢同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

後方進貢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爲丞相時脩爲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師古曰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脩遂貢服縣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縣讀與由同久之哀帝初即

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折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

禹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禹與關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玄冕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衆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過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長竹兩反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惡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弃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人者與痟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痟痛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痟音侈痛音鮪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爲脩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千故反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況以父見謗

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輒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輒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其受賕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貢減罪一等從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爲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初宣後封爲侯時妻死而敞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跡王氏元始中莽自負爲安漢公主又譏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

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大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披發也抉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抉一穴反挑它凋反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大后云主暴病薨大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大常博以大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下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去候司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笞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蜀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

陽平陵三縣以高弟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爲刺史行部師古曰行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録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卑黄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比日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大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驚懼新大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

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廼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孟康曰袑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白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以是豪強慹服（師古曰慹之涉反）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殺人而其賊亡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迺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讀曰豫）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之瞻反）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

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師古曰代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眞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闢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咲曰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恥扶拭用禁師古曰扶拭摩也洒先礼反扶文粉反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扶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爲書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師古曰積累前後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謾也音慢又莫連反功曹內怖具自跡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

而已投刃使削成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千何反跌徒結反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師古曰間居莧反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頻妙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以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芳目反正監以爲博苟彊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師古曰史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朴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初漢興龍衣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

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扶問反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

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扶用反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一不必相襲各繇時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

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弟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與普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

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漸廢替姦軌不禁宜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謟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失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許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諷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

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
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
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
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祀事與喜相似
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
之封非所當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
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
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
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

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更工衡反博執
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師古曰鄉讀曰嚮傾
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
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
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
將軍中二千石三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
等四十四人師古曰蟜音矯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
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赦
師古曰赦免置也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
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

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苕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苛細也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節展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更改也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欺天乎故贊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